

典藏精选书系

读者

万家灯火



# 心上的剪贴簿

万家灯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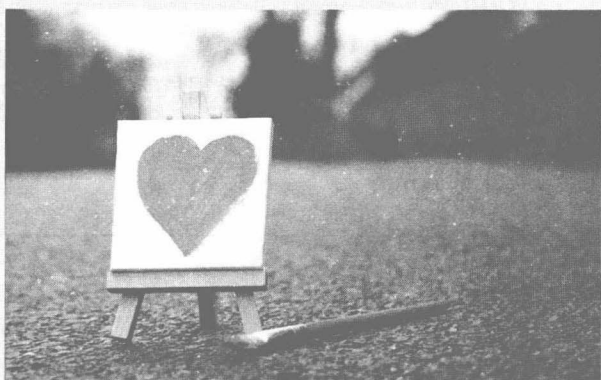
《读者》杂志社 编

流逝的是时间，不变的是经典。  
陪伴我们成长的人生纪念，  
岁月沉淀下历久弥新的文字记忆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BLISHING GROUP



# 心上的剪贴簿

万家灯火  
《读者》杂志社 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上的剪贴簿 / 《读者》杂志社编. -- 福州: 海峡书局, 2015.7

(《读者》杂志典藏精选书系)

ISBN 978-7-5567-0094-3

I. ①心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世界 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2790 号

心上的剪贴簿

---

著 者: 《读者》杂志社 编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 110 号海鑫大厦 7 楼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10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567-0094-3
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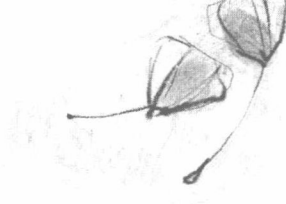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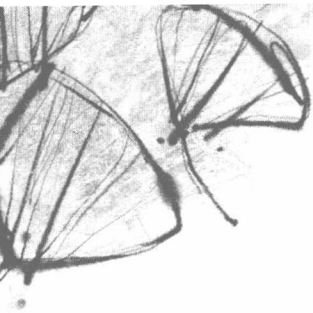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 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## Chapter.1 我的理想家庭

- 002 | 我的理想家庭 / 老 舍
- 004 | 一生能有几个家 / 刘 墉
- 008 | 假如我的家庭重新开始 / 温冬暖 译
- 011 | 妈妈的银行存款 / 凯瑟琳·福伯斯
- 014 | 苦石竹 香石竹 / 朱 萍
- 017 | 漫步星光下 / J.I.奥维斯特里特
- 020 | 莫忘致谢 / 费思·安德鲁斯·贝德福德
- 023 | 晚餐桌上的大学 / 雷奥·布斯卡格里亚
- 026 | 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/ 杭瑞勋
- 029 | 真正的勇气 / 凯西·豪茉莉

## Chapter.2 天凉了，谁提醒我添件衣服

- 034 | 天凉了，谁提醒我添件衣服 / 杭瑞勋
- 036 | 父辈的视角 / 张 炜



- 039 | 父爱 / 勃·洛芬宁根
- 043 | 母亲情怀 / 叶倾城
- 046 | 母与女 / 梁晓声
- 051 |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 / 解琳
- 059 | 别一种滋味 / 向国平
- 063 | 风的故事 / 莫汉·库马
- 068 | 闪光的母爱 / 刘卫
- 070 | 父爱天空下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 / 舒婷
- 075 | 父母也有权利 / 佚名
- 078 | 父亲 / 鲍尔吉·原野
- 081 | 母子浪 / 布洛宁
- 084 | 母亲的伤痕 / 刘墉
- 094 | 母亲的诗 / 加·米斯特拉尔
- 097 | 父亲、林肯和我 / 爱德华·齐格勒
- 101 | 父亲的歌 / 玛丽琳·摩根·海·丽勃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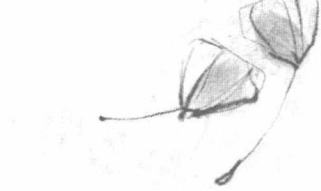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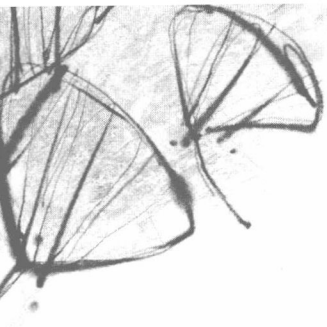
# 目 录

CONTENTS

- 105 | 父亲这样教育我 / 费 曼
- 107 | 孩子与鸟儿 / 张秀亚
- 111 | 海水咸，海水深 / 尤天晨
- 116 | 合欢树 / 史铁生
- 119 | 女儿贼 / 刘怡君
- 122 | 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/ 伊尔莎·斯奇培尔莉

## Chapter.3 今晚入梦

- 126 | 我是谁 / 阎连科
- 128 | 回家 / 洪 玲
- 131 | 爸爸的看护者 / 亚米契斯
- 138 | 趁双亲还健在 / 海托夫
- 140 | 今晚入梦 / 李佩芝
- 142 | 母亲的伤痕 / 刘 墉



- 147 |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 / 高建群
- 151 | 奶奶 / 雷·布拉德贝利
- 156 | 效率专家爸爸 / 小弗兰克·邦克·盖尔
- 167 | 手表 / 尚贝·戈西尼
- 171 | 幸运铜板 / 依莲那·威拉
- 174 | 一个家庭的遗产 / 琳达·里弗斯
- 177 | 永不道别 / 威廉·C.博伊尔斯
- 180 | 五分钱的仇恨 / 张敏
- 185 | 雄心壮志之源 / 罗素·贝克
- 190 | 兄弟情深 / 佚名

## Chapter 4 试着飞翔

- 196 | 走向社会 / 亚伦·亚达
- 200 | 爸爸软化了 / J.W.布兰克



目 录  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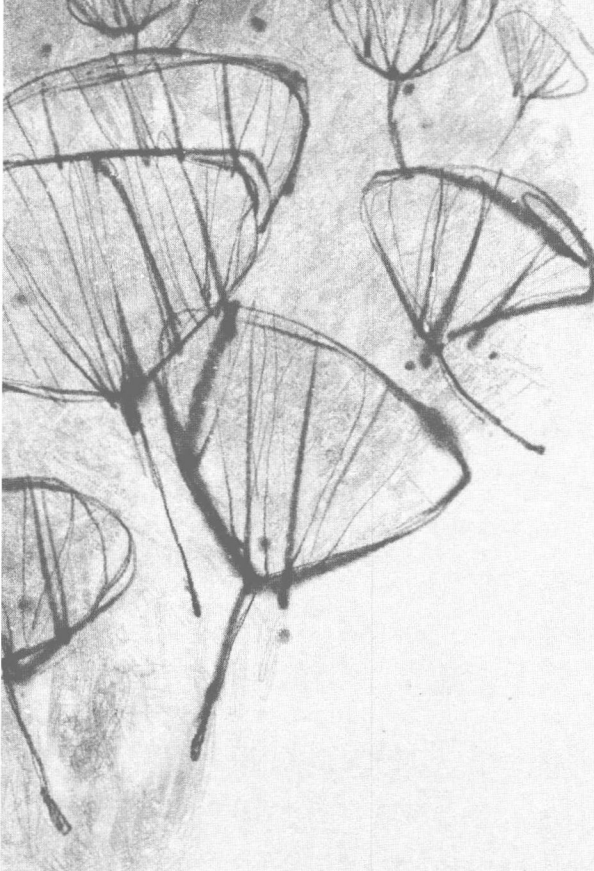
- 203 我要我的孩子明白 / D.Murray
- 205 过夜的小客人 / 麦根·扎拉森
- 207 跟爸爸跳舞 / 让·杰弗里·吉尔逊
- 210 美丽的错误——写给年轻母亲的信 / 席慕蓉
- 213 孩子的力量 / 克里斯托弗·里夫
- 215 几乎错过的奇妙时光 / 阿莱萨·珍·林德斯佳
- 217 试着飞翔 / 唐纳·格玛契
- 221 七美元实现的梦想 / 玛丽·路·克林勒
- 225 奇迹 / 雪兰
- 227 为什么要生孩子 / 比尔·考斯比
- 232 一位母亲的建议 / 巴巴拉·唐娜
- 235 生命的邮件 / 白岩松
- 237 选择性中耳炎 / 邦拜克
- 239 一只小脚 / 沈眉绮 编译
- 244 致好心家长的信 / 诺曼·文森特·皮尔





## Chapter.5 今年桂花不飘香

- 248 家中的气节 / 毕淑敏
- 250 家庭：责任超越爱情 / 董月玲
- 253 妈妈样的女人 / 刘 墉
- 257 今年桂花不飘香 / 刘若英
- 261 生活琐事 / 佚 名
- 263 “他是真心爱我的”——林肯和他的继母  
/ 佚 名
- 268 心上的剪贴簿 / 芭芭拉·芭托克西
- 272 岳父大人在上 / 麦尔·拉扎鲁斯
- 275 新娘 / 吴念真
- 277 新娘子的爸爸 / 理查德·潘都尔



*Chapter.1*

我的理想家庭

## 我的理想家庭



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：一间是客厅，古玩字画全非必要，只要几把很舒服宽松的椅子，一二小桌。一间书房，书籍不少，不管什么头版与古本，而都是我所爱读的；一张书桌，桌面是中国漆的，放上热茶杯不至烫成个圆白印；文具不讲究，可是都很好用；桌上老有一两枝鲜花，插在小瓶里。两间卧室，我独居一间，没有臭虫，而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。在这个床上，横睡直睡都可以，不论咋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，好像陷在棉花堆里，一点也不碰硬骨头。还有一间，是预备给客人住的。此外是一间厨房，一个厕所，没有下房，因为根本不预备用仆人。

家中不要电话，不要播音机，不要留声机，不要麻将牌，不要风扇，不要保险柜。缺乏的东西本来很多，不过这几项是故意不要的，有人白送给我也不要。

院子必须很大。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。除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，平坦无草，足够打开太极拳的，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——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，只求昌茂多花。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，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；小树上悬着小笼，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。

这就该说到人了。屋子不多，又不要仆人，人口自然不能很多：一妻和一

儿一女就正合适。先生管擦地板与玻璃，打扫院子，收拾花木，给鱼换水，给蛔蛔一两块绿黄瓜或几个毛豆；并管上街送信买书等事宜。太太管做饭，女儿任助手——顶好是十二三岁，不准小也不准大，老是十二三岁。儿子顶好是三岁，既会讲话，又胖胖的会淘气。母女做饭之外，就做点针线，看小弟弟。大件衣服拿到外边去洗，小件的随时自己涮一涮。

这一家子人，因为吃得简单干净，而一天到晚不闲着，所以身体都很不坏。因为身体好，所以没有肝火，大家都不爱闹脾气。除了为小猫上房，金鱼甩子等事着急之外，谁也不急叱白脸的。

大家的相貌也都很体面，不令人望而生厌。衣服可并不讲究，都做得很结实朴素：永远不穿又臭又硬的皮鞋。男的很体面，可不露电影明星气；女的很健美，可不红唇鬢毛、鼻子朝着天。孩子们都不卷着舌头说话，淘气而不讨厌。

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，其次是成都或青岛，至坏也得在苏州。无论怎样吧，反正必须在中国，因为中国是顶文明平安的国家；理想的家庭必须在理想的国家内也。

刘  
墉

## 一生能有几个家



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，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他的女儿将到纽约来巡回演唱，因为车上装了很多贵重器材，不方便住旅馆，能不能在我家住几天。

女孩来了，我们请她在餐馆吃饭。

“这次一共安排了17站，由南到北一路演出，还有4场就结束了。”女孩兴奋地说，“就可以回家了，好高兴！”

“你爸爸妈妈一定也会好高兴。”我说。

“噢！不！”她笑着摇摇头，“不是回我爸爸妈妈的家，是回西雅图的家。”

我怔了一下，问：“你结婚了？”

“没有！”她缩缩脖子，摊摊手，又一笑说，“但是我有男朋友，在西雅图。”

当天晚上，我睡得很晚，因为儿子也正好结束在马来西亚的巡回演讲回到纽约，我们得为他等门。

电视正播着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回到美国的画面。我指着电视说：“你

看！连克林顿都表现了那种‘回家真好’的感觉。”

“回家当然好，有吃有住，又能睡大觉，什么都不用操心。”妻淡淡地说。

我却一惊，想到正在家做客的女孩，对妻说：“可是，在儿子的心里，会不会觉得这里是家呢？还是他在波士顿的家是家？他在那儿有女朋友，是不是那里就成为家了呢？”想想，又说，“当他旅行的时候，会不会想家？他又是想哪个家呢？”

我住的地区，有不少“空中飞人”。

虽然那些男人号称“家长”，但是一年见不到他们几天。他们的事业都做得很大，常在世界各地跑。像我的一位近邻，就总是到中国去买丝，拿到意大利织染，再送到法国剪裁，然后运回美国卖。

由于他在每个国家都有工厂，所以跟他聊天时，总听他不断说“我回中国”、“我回意大利”、“我回法国”、“我回美国”。有一天，我好奇地问：“你每个地方都是‘回’，请问，哪里是你真正的家？”

“当然是这里。”他指了指脚下。

“但是只怕你一年留在家里不超过三个月呢！”我说。

他歪着头，想了想，笑起来：“可不是嘛！”接着面色一正，说，“但是家就不一样。你不能用住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对家的感觉。你看那些在曼哈顿上班的人，有时候早出夜归，在外面比在家的时间长多了，可家还是家啊！你的心在哪里，情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”

91岁的老母亲突然对我说：“我想回台湾，我想家了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，问她：“这里不是你的家吗？”“是我的家。”老母幽幽地说，“可是我弟弟、妹妹都在台湾，那里也是我的家。我想他们，我想回那个家了。”

我在老母身边坐下来，忧心忡忡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你已经91岁了，前

年去佛罗里达，才飞三个钟头就累病了。如果再飞16个小时，只怕得抬下飞机……”

老人一笑：“抬下来也好，我就真回家，回老家，回到家了！”

有个学生的父亲，70岁了，还如同年轻时，是个“老花花公子”。

“你爸爸还常不回家吗？”有一天我问学生。

“您应该问‘他还常回家吗’。”学生笑笑说，“他偶尔回来。一进门就要吃要喝，吃喝完了，就去睡大觉。”学生露出鄙夷的表情，“那不是回家，是回旅馆！睡够了，又跑了！”

不久前，那男人病了，回到家就病倒在床上，躺了三个多月。

总听学生说带父亲去看病，母亲不但白天喂饭，夜里还要做扶父亲上厕所这些辛苦事。

起初学生还露出鄙夷的表情，瞧不起这个不负责任的爸爸，但是她的态度渐渐地改了。

有一天，她慢慢腾腾地对我说：“我发现，爸爸还是把家当家的。他就像是一艘船，扬着帆到四海游历，每个港，他都停泊，但是，当有一天，他的船坏了，要沉了，他会拼着命赶回‘自己的海港’，只有那个港，才是他心中真正的家。”

“他为什么非赶回那个港呢？”

“因为只有他家乡海港的人，才会收留他这艘破船；只有他家乡的人，才清楚那条船，可以为他修理。”

这世界上什么地方是我们真正的家？

小时候回家，是回爸爸妈妈的家。

去念了书，做了事，就有了自己的宿舍。我们每天回一个家，逢年过节回另一个家。

两个家都是家。

再过些年，我们有了恋人，有时候不住在自己的家里，住进了恋人的家。

下班，我们糊涂了，不知该回自己的宿舍，还是去恋人那儿。宿舍里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，却好孤独，不像家。

想想远处的父母，那里不孤独，应该像家，却又不如恋人的那扇小门，那么吸引我们。

然后，两个人把东西凑在一块儿，创造了共有的天地，创造了共有的娃娃，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这个家。

我们可以做“七海游侠”，可以登上圣母峰，可以下到吐鲁番洼地，可以进入亚马孙雨林，可以横跨撒哈拉沙漠，但是，在多么酒酣耳热、声色犬马之际，我们总明白自己有个“真正的家”。

只是，家中的孩子迟早会有他们自己的家，不再把儿时的家当作“真正的家”，如同我们年轻时一样。

家里的另一半，也可能先离开家。

剩下那个单身的老人，踽踽独行，心中说：“我要回家！”

家在哪里？是那个满藏记忆，却冷冷清清的屋子，还是尚在人间的“手足”的家、子女的家？

一生，我们换过多少家？

恐怕只有到那么一天——世间再没有一个能修我们这条破船的家时，这“换家”的游戏才会结束。

我们到达的最后一个家，天家！那一定是个非常温馨的家吧！因为再没见过哪个浪荡子“离家出走”。

于是，我想：当我们敲天家的大门，打开来，必定正有一群亲友等在那儿，给我们欢迎的拥抱，并为我们缝缀破了的帆、伤了的心、沉了的船和死了的爱……



## 假如我的家庭重新开始 ——一个老父亲的经验之谈



“我该怎样做才能有所不同？要是你的孩子又回到童年，你将怎么办？”坐在我对面的一位父亲一字一句地说着。孩子们的堕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楚，他感到自己没有当好一个父亲。

他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。我在思索：假如我的家庭重新开始，该如何去做呢？

要更爱我的妻子。亲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，他们的感情是很真实的，如果让虚假渗透进来，就会破坏深厚的爱。因此，我要更爱孩子们的母亲，而且要公开地让孩子们看到这种爱情。我要很真实地让他们看到那些细微的关心：在饭桌边为她摆好椅子，逢年过节向她赠送礼物，出门时给她写信……

如果一个孩子了解他的父母是相亲相爱的话，就无需更多地向他解释什么是友爱和美善。爸爸妈妈的真实情感流入孩子的心田，从而培养他能够在将来的各种关系中发现真挚的感情。当妈妈和爸爸手拉着手散步时，孩子也会和他们拉着手，但如他们各行其道，孩子便很自然地跑到了一边。多情了吗？呵！